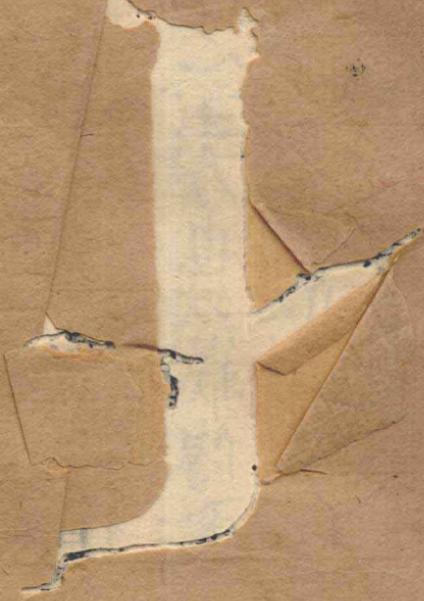


利
東



傷寒第一書卷之三利集

會稽車

家

醫

書

山陰胡憲豐駿寧

金蓮

傷寒施治則例增補六十條

一揚州分野傷寒。各經傳病。皆以陽明胃經爲之主宰。如陽明經初病。謂之陽明太陽舌胎白。用乾枯湯。若正陽陽明舌胎微黃。暫用解毒湯。甚者卽用柴葛解肌湯。凡陽證在陽明經者。不論所患日數。不必太拘脈證。總以舌胎爲準。量病淺深輕重。以此三方主之。餘經倣此。傳入少陽經。

舌胎黃中見淡紅。用柴葛解肌湯。舌胎鮮紅。用搜風湯。舌胎紅燥。及黃紅轉微黑。用雙解散。甚者用藥提截之。卽用四消飲。而更衣散亦當酌用。或傳入太陰經。舌胎純黑。如斑毒熾盛者。酌用雙解散。包絡熱極者。酌用芩連飲。否則惟用四消飲。大便不通者。卽用更衣散下之。至少陰厥陰亦用四消飲。兼用更衣散急下之。蓋此二方。本三陰經証。治之主方也。然病傳至少陰厥陰。則正虛邪盛。死者已多。卽有未死者。亦多陽氣下陷。或係結蓄之證。如尚可治。則陷而宜下者。急下之。結蓄者。亦兼取結蓄治法。酌量用之。

以上所論各經主方。止就陽證大慨言之。如遇有應用別
方。若陷胸導赤化斑解毒等類者。亦從舌胎定爲何經之
病。照依方論酌量暫用之。或摘取二三味加入主方之內。
或將主方減去數味。與別方對半用之。或視病輕重而于
主方或減或加。但期適當各經之病。均消息用之可也。

一滑脈無論大小浮沉。但徃來流利者是也。何經脈滑。卽
爲病至何經。假如陽明脈滑。而按之舌胎果見黃色。合之
色證亦係胃病。卽爲正陽陽明經證。倘左右手寸脈兼滑
者。卽爲大小腸兩手經。與胃一足經同病。用陽明藥中大

小腸兩經。須當照管。若脈或恍惚。證稍難憑者。仍俱以舌胎爲準。不可游移。再滑脈見者。本算病脈。亦算胃氣猶存。胃氣者。人身之根本。營衛之主宰也。故曰見之者生。不見者死。書中滑脈一條。較之弦洪浮沉。爲肝心肺腎本脈者。尤當究心。而診切之時。不可忽畧者。亦惟此胃之本脈爲最也。

一治傷寒。不得拘于日數。總以細看舌胎爲認證之主。或陽明。或少陽。或太陰。或少陰。或厥陰。或陽明少陽。或少陽太陰。或陽明太陰。或太陰少陰。逐細認明。定爲何經之證。

卽酌用何經之主方不可不及亦不可過頭。至于外證如狂煩厥冷譫語耳聾吐蛔剛痓呃逆下利及一切形證。并脈之遲數芤實洪濶細大沉緩結代及一切脈象書中概不立法立方亦以三陽三陰旣經審定而病在何經卽以六經主方對經用藥則一切惡脈惡證總屬此經之病苟非陽氣散失無可治療者自不拘所診何等脈所現何等證業已全行治之矣。再書中除兩感之外論脈論證亦有言及虛寒者然須合之舌胎分其陰陽如病本內傷悞下蓄血則用溫熱藥。倘病係陽證而脈證見陰卽多屬不治。

之病。其非死證而可治者。亦總無溫補之法。故亦不立方。
總之各病立有方者。照方治之。不立方者。仍照各經熟證。
以主方治之。不得狐疑謬謂治宜另法。方當別取也。

一用各經主方之藥。已當其病。一二三劑。雖未身涼。然舌
胎必較前滋潤。外證必較前少輕。亦有初服藥後。外證反
似加重。而舌胎照舊。別無他故者。俱即以原方再進。直至
身涼而止。所謂用藥不見證動藥亦不可移易也。其或用
藥不當而病進。及因他故而變證者。又當以舌胎爲準。見

證施治

一傷寒初起。總以房事夢遺。先傷于精者。謂之內傷。謂之直中。如臨證時。遇有面色慘黯。脣上眩暈。舌胎白滑。兩尺脈浮滑虛軟。或一尺脈浮滑虛軟。而一尺脈沉遲弦細者。卽當問其曾否行房。或有無遺精之病。若答爲有之。而事在七日之內者。則內傷中寒。更的而無疑。法應溫補。用理中神化等湯。分別施治。然內傷宜補精。而在初病脈浮身熱者。又必先服理中湯二三劑。以却陰寒。寒去病愈。或兼補精血而愈。倘服藥之後。內寒去而外邪存。身熱而惡熱。舌胎轉黃。口渴消水。斑將外發。乃爲陰證轉于陽。分則仍

看舌胎係何經證。卽用何經藥。悉照陽證治之。但根本先虛。尤宜量其熱勢淺深。而涼之攻之。不得過劑。其七八日之內。實無房事遺精。尺脈並不浮滑無力者。卽寸脈細微遲弱。外證厥逆畏寒。而細看舌色實係陽證者。亦不作陰寒內虛治之。

一傷暑而身熱脈滑者。卽屬傷暑傷寒。須以青蒿飲治之。如亦由于內傷者。初起卽以理中湯數劑與之。甚者加肉桂。或附子俱可。如服後未解。舌胎轉黃。口渴消水。則病歸陽分。而爲陽證傷寒。仍照青蒿飲方論。用傷寒法治之。

無論傷寒傷暑發熱之證。約其房事遺精已有五六日。
而兩尺脈全不浮滑。或尚沉細。面色紅活。唇口微乾。及舌
胎轉微黃者。是內傷之寒將去。而外邪之熱欲熾也。或不
服補劑亦可用陽證方藥。減輕汗散及寒涼之品。消息治
之。俟舌胎黃甚。或燥口中。乾渴斑將外發。仍照舌胎用藥。
當涼者卽涼之。當攻者卽攻之可也。

一傷寒有本係陽證。現用乾桔柴葛等湯施治。而病者或
因熱逼精道。以致忽然遺精者。亦屬內傷。此時外邪雖盛。
內實虛寒。可暫用理中湯一劑。不可多服。仍卽以陽證傷

寒之法治之。其或遺精傷于內而舌胎如故。口尚作渴。外證火氣亦盛。亦可減輕表散及大寒之藥。仍以陽證各方消息治之。俟二三劑後。寒氣退去。再依本經本方。照常施治。

一傷寒初起。及三五日之內。有身熱惡寒。舌根黃。舌尖白。或舌胎黃潤。小便黃濁。唇乾喉痛。齒齦出血。而右尺脈仍屬浮弦虛滑。口中總不作渴。大便自調而不閉。或耳後頸痛。或腦中眩暉。乃內傷帶表。謂之中風。尚宜溫解之藥。可用桂枝湯。或上熱而加黃芩。或下寒而加薑附。消息治之。

卽愈如或內寒漸去而外邪漸熾口渴消水舌胎黃燥斑
將外發則爲病轉陽分再照陽證治法以柴葛解肌等湯
與之此病始則陰證似陽繼則陰證轉陽務須識此勿令
誤也

一看舌胎總從各經部位各經顏色及上脘中脘下脘并
胎之燥潤細心區別定爲何經病證書中所論舌胎間有
彼此互異而正屬互相發明者亦有開載不盡而理皆相
通者故但使一隅三反則雖千萬舌胎亦均可以意會再
舌胎滋潤者爲各經輕證若熱盛而乾燥者爲重如肺閉

而濡潤濡滑或陰陷而舌燥者。又爲甚重。舌胎白色灰色者。亦爲傷寒中輕病。如病至陰經或蓄血諸結。而變舌白舌灰者。又爲重證。病在初起而舌胎白滑者。爲之內傷。若身已退涼。而舌上微見白色者。又爲病愈。至于論脈論證。亦有彼此互異。而實互相發明者。不可枚舉。故書必全部貫通。病必逐細參核。切勿草率從事。謬謂一覽可以無遺也。

一舌上無胎。而舌之形色與平人舌色不同。如純紅光滑等項。亦作陽證。舌胎看之。或舌上雖有黃胎紅胎黑胎而

舌之肉色白淡呆滯。並無火氣血色活動之象。或口不消水。舌亦濕潤者多屬內傷及陽陷之病。須參核脈證之陰陽。察其汗下之誤否。分別治之。毋忽。

一舌胎爲認證之主。在病涉疑似者尤爲要務。原爲脈證多端。實屬可憑。而不可執定而憑也。然看明舌胎。認係何經病。而復將色脈形證逐細參核。則是不出于規矩之外。而復神明于規矩之中。自然認證施治。益加確當。而可以稱上工矣。至于傷寒諸結及蓄血內傷。并一切不治之證。則尤以參核色脈形證爲要。固不得謂單看舌胎而色脈

形證竟可忽畧也。學者慎勿悞會執一勿化。但不可師心自用。舍却舌胎。單從脈證。致使貽悞。則得之矣。

一傷寒先經誤治之病。或內傷陰證。或外感陽證。或陰證已轉陽。或陽證反變陰。或誤汗而表虛。或誤下而邪陷。病雖不同。而其救誤之法。總仍視舌胎。參以色脈形證。分別陰陽。審其現患何經之證。卽用何經應用之主方。大抵陽證。三陽經透提爲主。三陰經下解爲主。陰證。陽分溫解爲主。陰分熱補爲主。如有畧須加減。及少爲變通者。惟視其宜而用之。是以書中于現患陽明經證。而先經悞用太陽。

藥者。仍用乾桔湯。悞用少陽藥者。亦仍用乾桔湯。加連翹
桔梗。失表失提而有斑未透者。用清斑湯。毒未消者。用清
斑解毒湯。如現患陽明少陽經證。而曾經悞用太陽藥。及
早用少陽藥者。仍用搜風湯。去犀角。羚羊角。換蟬退。或舌
未黃而先下者。加水楊柳根鬚。棉花線。淡竹葉。現患少陽
太陰經證。而因失表失提。斑毒難透者。用化斑解毒湯。肺
閉氣陷者。仍用雙解散。加香附砂仁。他如悞汗多。汗致成
柔瘻。剛瘻者。另以則例內所載治瘻之法治之。悞下多。下
致成結胸。結胃。結腸。畜血等證者。另以諸結蓄血之治法

治之如現患內傷中風。應用桂枝湯之陰證。而或生經悞汗者。應仍用桂枝湯。酌加白芍甘草等類。倘悞汗而惡寒自汗。陽氣虛者。酌加附子乾薑白芍等類。或先經悞下。而心下成痞者。酌加乾薑半夏桔梗枳實等類。悞下而下利者。酌加參术薑附等類。倘悞下蓄血。而病係元氣欲脫者。亦照蓄血治法。酌用桃仁當歸升麻湯或理中湯。如內傷傳表。悞用涼表藥而成寒結之證者。暫用理中湯酌量加減調治之。或現患內傷少陰寒證而先經誤治者。仍用理中湯。如悞汗陽虛者。重加參附。內桂誤下寒甚。及自利者。